

沉默的守望

■梅世雄 郑茂琦

达,恭敬地走到墓前,将哈达系在石碑底部,然后人列整齐站成一排。这一次,指导员没有着急下令敬礼,而是等最后一个战士献完哈达后,走到墓碑前,把哈达往下拽了拽,将碑文上最后一行战士的名字露出来,再用石头压住,然后又走到队列前头诵读了一遍墓碑上的诗,才下达敬礼的命令。

下山路上,会路过山脚那家茶馆。茶馆是一个跛脚的汉族老大爷开的,大家都习惯叫他老赵,唯独指导员喊他赵哥。

老赵头戴一顶摘掉帽徽的军帽,上衣是藏族传统的黑色服饰,下身是一条旧军裤。赤黑色的脸被岁月犁出了道道深沟,微微一笑时,就会露出褶皱里藏着的几道伤疤。虽然走路一颠一颠的,但他的脊背依然笔直,脚步也很扎实。

茶馆不大,石砌的土房里四处漏风,没有一点藏区茶馆的特色,倒是有几分军营的味道。几把破旧的桌椅擦得光亮,摆得整整齐齐,所有物品都整齐有序。

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上,天气好时,能看到一条薄薄的云带像哈达一样围在山尖。天再晴些,还能看到当年那辆跌下悬崖的军车残骸。

一个晴天,我们和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士一起乘车出山。正好老赵也要到县上看病,所以指导员就把老赵也一块捎上。指导员说,有老赵在,万一路上有情况他也能帮衬。

从连队到县上的团部有几百公里,路上需要翻越四五个海拔5000多米的达坂。早上出发的时候无风无雪,还有阳光照耀,但阿里的天,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。越往山上走,风越大,不一会儿竟飘起了雪。老赵摇下车窗,往山顶一看,雾蒙蒙一片,又嗅了嗅冷飕飕的空气,他说,估计达坂翻不过去了。

果然,达坂上漫天风雪,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此时,我们看到,在一处悬崖边,有一辆越野车已经陷进了雪沟,动弹不得。3个藏族小伙子满脸焦虑,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已经困在这里快两个小时了。老赵有经验,赶忙安排我们拿出铲子,清除越野车周围的积雪。尽管腿脚不方便,老赵仍然冲锋在前,在漫天风雪中奋力

铲雪。零下20多摄氏度的高原上,救援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,我们终于把老乡的越野车救了出来。

救援展开前,老赵联系了乡里负责道路保通的道班。他对驾驶员说,这条路不能走了,等装载机推雪吧。

虽说走边防是常事,但在近6000米的达坂上遇到如此恶劣的天气,还是第一次。尽管心里着急,担心会滞留在达坂上,同事还是让驾驶员找了个避风处,把车停下。

此时,寂静的山顶只有我们一辆车。坐在车里,我们就跟老赵闲聊起来。驾驶员忽然问:“当年牺牲的那几名战士您认不认识?”老赵听后,忽然变得沉默了。

过了一会,老赵开口说,认识,随后跟我们讲起了当年那场雪。

那天的雪比今天大多了。连队接到乡里的电话,说有一辆老乡进山的车陷进雪里了,请求救援。连长带上4名战士,拿着铁锹就驾车冲上了山。走了很久,终于在达坂上碰到了被困车辆。当时,山上的雪已经没过了小腿,连队的车无法靠近,官兵只能远远地望见他们。危急关头,连长带着战士们拿起铁锹,一步一步走过去。

老乡的车是一辆皮卡车,车上拉着煤,是为过冬准备的。车子本身动力弱,又拉着煤遇上大雪,轮胎陷进雪里一直空转。

战士们扑下身子,用铁锹把轮胎周围和汽车底盘下的雪一锹一锹铲出来。老乡尝试轰油门前进,还是不行。连长带头推车,猛地大喝一声,几人一齐发力,车辆终于冲了出去。但是眼前还有几百米积雪路段。没有其他办法,只能用铁锹铲出一条路。

5000多米的达坂上,人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,连长带着4名战士轮流铲雪。鹅毛大雪飘落在他们的头上,瞬间就化了。大约铲了两个小时,车子终于一步步脱困了。

为了安全,连队的车在前带路,老乡的车跟在后面,沿着军车的车辙前进。

车行驶至一处连续下坡路段的弯道,山上忽然滚下几块巨石,前面的军车躲闪不及,驾驶员猛打方向,车头就朝向山崖一侧,加上积雪下结着一层厚

名字。“绝望坡”位于往返哨所的必经之路上,坡度近40度,雪天更加湿滑难行。王淦还是新兵时,每次体能训练结束都要靠其他班长拽着才能上去。

路上积雪渐深,人踩在上面,随时有滑倒的风险。王淦见状,解开皮带,将车把手间的横杆牢牢系在自己腰间,然后压低帽檐,尽可能不让风雪影响视线,拉着小车一步一步地向坡顶挪去。就在快到达时,王淦脚下一滑,身体向右倾斜,险些侧翻进小山沟。他赶紧用右肘顶住布满碎石的路面,可他的腰却被车把手狠狠地撞了一下。

冯陈林紧紧抓住王淦说:“班长,解开皮带吧,太危险了。”王淦深知,皮带一断,车辆一定会滚下山坡,大家的水又少了一半。

王淦深吸一口气,缓缓抬起右肘,右脚猛发力稳住重心,在冯陈林的帮助下将车轮摆正。他用右手紧紧抓住地面,手脚并用,终于爬上了坡顶。

回到哨所后,王淦脱下外衣才发现,他的右小臂被碎石磕出伤痕,几处划破的伤口渗着鲜血。可看着战友们痛快地喝水,他的伤痛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

后来,上级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让青山沟哨所通了水,涓涓细流让山上的丁香花开得更旺,也将官兵的内心里浇灌得更甜。

哨所官兵的工作与生活多在大众的视线之外,不为人知。“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星星。寂寞常相伴,青山诉真情”,是哨所官兵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新兵扎伊尔·阿木提的故乡在新

厚的冰,车子顿时滑下了山崖。

老乡把消息带回乡里,周围的百姓都拿着工具往这里赶。直到大伙儿把受伤的战士往山下抬的时候,一路上还有不少乡民在往山上走。

可惜,4名年轻的战士还是牺牲了。老赵越说越悲伤。

最先从车里甩出去的是连长,他侥幸活下来了,但也受了重伤。老乡来救他的时候,他咬牙说自己没事,让老乡先去救其他战士。他是最后一个被抬下山的。老赵望着山崖,神情木然地说。

老赵所说的那条路,就是我们每次巡逻的必经之路……

远处传来了装载机的轰鸣声。装载机迅速在雪野里推出一条路,两侧堆出了一两米高的雪墙。风雪把视线遮得严严实实,四周白茫茫一片,更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,我们只能听着声音,跟在装载机后面,慢慢翻越达坂。

“啊,不好了!”突然,驾驶员一声大喊。车头正朝着万丈悬崖冲去。那一刻,我们的手紧紧抓住车辆扶手,冷汗很快就出来了。关键时刻,车辆在差一点就要坠入悬崖处停住。驾驶员脸色苍白,不停地喘着粗气,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……

越往下走,海拔越低,积雪越来越薄,看到路面逐渐裸露出来时,我们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来。行至一处搓板路,车子颠簸得厉害,老赵怀里的包被颠了出去,东西散落一车。我们帮他捡东西的时候,无意间瞥见了他的病历本,原来老赵叫赵无悔。

想到老赵刚才讲的故事的那些细节,我们问老赵,那个连长姓啥,后来咋样了?老赵收拾好包,淡淡地说,那连长姓赵,受伤后就退伍了。

忽然又联想到墓碑上的落款,还有诗里面那句“无悔的目光”,我们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快到县城了,几个退伍兵远远地望见了一棵树,就急忙招呼驾驶员停下,匆匆推开车门走下去,望着那棵树,忽然哭了起来。

我们和老赵坐在车上,也望着那棵树,一起沉默了。

树上系着一条条洁白的哈达,远远看着像压在枝头的雪,又像飘向天边的流云。

疆的大漠戈壁,人烟稀少。他本想借着当兵逃离孤独,却不想又一头扎进了寂寞。

很快,大家发现扎伊尔不熟悉普通话。在一次专业考核时,扎伊尔因为听错一个指令,导致小组考核失利。

考核结束后,扎伊尔本以为会受到其他人埋怨,没想到,战友们都自告奋勇教他普通话。最后,大家一起给他买了课本,由王淦利用休息时间带他学习。

夜晚,哨所灯光若隐若现,跳跃在案头笔尖,如同灯塔的光束,指引战友们克服寂寞与孤独,相互靠近,温暖彼此。

远处的青山上,丁香花在默默开放着,它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,只将芬芳传向远方。

青山沟访客稀少,可“回头客”络绎不绝。春天,都会有老兵回来赏花。微风拂过,花海荡漾,好似新一茬扎根青山沟的官兵,在向老兵招手致意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061期

深山哨所(中国画) 邓睿哲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“指导员,这是我的示范跳伞申请书。”

这名一心想要参与示范跳伞的新兵叫李伟利。休息日,指导员经常在训练场、自习室看到他奋战的身影。在众多新兵之中,他的成绩名列前茅。而在几个月之前,李伟利连最基础的着陆训练都无法完成。

李伟利的父亲名叫李劲松,多年前怀着满腔热血报名参军。在战场上,他出生入死,立下战功。战争结束后,李劲松转入空军某部。来到这支部队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空降兵,假以时日再上战场,能够空降到战事最紧张的一线。

可惜事与愿违。没过多久,浑身伤病的李劲松便吃不消了。空降兵的日常训练引发了他的腿部旧伤,每一次从高台上跳下,左腿就传来剧烈的疼痛。李劲松无奈退伍,再也无缘自己的空降梦。每每与家人谈起,他都无法忘记这军旅生涯中的最大遗憾。

几年后,李伟利出生。李劲松对儿子视若珍宝,从小就给他讲述军营的故事。拿出自己的一枚枚勋章,李劲松如数家珍。只是每当谈到“空降兵”这三个字,他的眼里总会浮现出淡淡的遗憾。

随着李伟利长大,他开始好奇,军人的荣誉到底是什么?军营到底是什么样子,能让父亲这般思念?带着对迷彩军营的好奇与向往,那年9月,李伟利终于下定决心——当兵去。

等待接兵的前一个夜晚,父亲似乎比李伟利更激动,他翻箱倒柜找出了当年的勋章,戴在儿子胸前,仿佛是把接力棒交到了儿子手中。

“爸,您当兵,我也去当兵;您当空降兵,我也去当空降兵;您没能跳伞,我要替您去跳伞,我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。”临行前,李伟利的话让父亲泪流满面。李劲松好像又看到了年轻的自己,穿着笔挺的军装,走到那让他魂牵梦萦的热血军营里。

走下接兵的卡车,李伟利惊喜地发现,自己来到的地方正是父亲工作过的空军某部。抚摸着父亲的勋章,他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: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。

然而,实现梦想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的。由于李伟利体型较瘦、力量薄弱,跳伞训练开始后,他时常感觉吃力。

第一次着陆训练,李伟利站在两米高的平台边缘,双腿有些发抖。“加油,相信自己!”李伟利不断鼓励自己,然后紧闭双眼,跳下了高台。

只听“嘭”一声,李伟利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两只手也受伤了。后面的战友稳稳落地,都来关心他伤得重不重,让他羞愧不已。

李伟利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天

蓝天接力

■谢韶华

戚勇强

赋的人,经历过这次失败,他决心要“笨鸟先飞”。一次不能适应,他就趁着休息时间多练。到了集体训练的日子,他跳下高台以后就在一旁仔细观察优秀战友的动作细节。班长也对这个瘦小却执着的小伙子更加严格。

一次抗眩晕训练中,李伟利请求班长让他多转10圈。即便胃里翻江倒海,李伟利也未中途停下。看着在抗眩晕模拟架上旋转的李伟利,班长不禁为他捏了把汗。

训练场上,李伟利挥汗如雨,每个地面动作都重复百遍,精益求精;叠伞场上,他心细如发,把每个环节都按标准努力做到极致。几个月后,李伟利身体壮实了,叠伞技术娴熟了。地面动作考核中,他终于达到3项成绩全优,跳伞理论更是背得滚瓜烂熟。当新兵示范跳伞的机会来临时,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书。

“5分!5分!5分!”考核当天,李伟利发挥得出色。考官打出的高分,也让他顺利拿到了示范跳伞的“通行证”。

回到宿舍,李伟利立即联系了父亲。一阵诉说后,电话那头却迟迟没有回应。良久,父亲哽咽道:“曾经我是你的偶像,如今你是我的骄傲。”

5天后,李伟利和战友们一起背上伞包登上飞机。在千米高空,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空降兵们接连跃出舱门,投入蓝天的怀抱。

朵朵伞花绽放,李伟利望着家的方向。远在故乡的李劲松,也在眺望着儿子驻地方向的天空。他们看不见对方,但期盼的目光一定能在空中交会,实现一场跨越数十年的信念接力。



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这里的一切都是土黄色的,土黄的山,土黄的路连成一片。唯有天上的云彩千姿百态,有的像鸟群,轻盈地飞在空中;有的像河流,一条长长的云带飘在山间……

边防连建在河谷,推开窗户就是雪山。环顾四周,山叠着山,峰连着峰,满目荒凉。连队试种了几次树,因为气候高寒,适合树木生长的时间短,总是还没有抽芽,就失去了生机。冬天下雪封山后,除了几处牧民的房子,夜里连灯火都寻不见。前几个月,这里来了修路的施工队,战士们远远地望见工地上的灯光,像星星一般悬挂在半空中,五彩缤纷。他们还给那个工地起了个浪漫的名字——小上海。

我们每次巡逻都会经过那块墓碑,祭拜4名多年前牺牲的战士。连里有着十几年军龄的老班长说,那4名战士是在暴风雪天救援藏族老乡车辆成功后,返回连队的路上,车辆打滑失控摔到了悬崖下面。

那里刚好是一个转弯处,路面还算宽,但是处在背阴面,又有泉水从崖壁渗出,所以路面常年结冰。

墓碑简易朴实,红色基台上嵌着一块水泥做的石碑。石碑时间久了,早已变得灰暗不光亮。但墓前经常摆着果品,墓碑周围也十分整洁。墓碑上面的字,战士们每年都会用红笔重新描一遍。

碑文是一首诗,标题是“沉默的守望”。诗中写道:“你/你是谁/你是永远屹立的钢铁脊梁/今天,我想你/把你们的名字刻在英雄的纪念碑上/让坚硬的磐石,重现你无悔的目光/没有什么能够阻挡/你人间的安详点亮/没有什么能够阻挡/你沉默的守望。”

落款是“无悔敬书,谨以纪念……”后面是牺牲战士的名字。

3月是退伍季,连队组织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士去扫墓,结果发现墓前摆着几盘新鲜的橘子和苹果。大家心里不禁纳闷起来,封山几个月了,谁还舍得把这么多水果摆在这里?

战友们每人拿着一一条白色的哈

丁香花开

■贾伟通 王正书

车停了,王淦从睡梦中醒来。青山沟满目荒凉,刺骨的寒风扬起黄沙,吹得新兵们睁不开眼,这里就是他们今后的战位。

狂风是山沟的常客。哨所地处风口,雨季来临时,最大风力可达11级。一天深夜,屋外狂风大作,惊雷震天,漆黑的夜空被道道闪电照亮。暴雨来袭,狂风卷集雨点、沙石噼里啪啦地打在哨所的屋顶上。王淦和战友们彻夜难眠。第二天起床后发现,哨所东侧堆满了乱石和沙土,墙壁被泥沙冲刷了一角,连那棵平日遮阳的杨树也被大风吹歪了。

从那时开始,每年春天,哨所官兵都会自发上山植树种花。丁香树是他们最喜欢的品种,春天开花,夏季枝叶茂盛。渐渐地,荒山变成了青山,黄土变成了花海。茂密的树林留下了疏松的土壤,每年春风拂面的时候,哨所官兵都能闻到风中的花香。

青山险峻,打井困难,哨所距上级单位50公里,战士们饮水常常需要自给自足。

山里夏季多暴雨,山间的湖泊河流蓄满了水,官兵能攀下山沟畅饮甘甜的山泉水。一旦进入严寒冬日,大家只能推着小车,拉着两个大铁桶到3公里外的老井打水。

从11月到来年3月,山区一直风雪不断。一次取水返程途中,乌云密布,暴风雪说来就来。这时,王淦与新兵冯陈林刚好来到“绝望坡”下。

“绝望坡”是官兵给这个山坡取的